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四

明 楊士竒等 撰

灾祥

宋理宗時江東提點刑獄杜範上奏曰旱暵洊臻人無粒食楮劵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乗勝而善鬭中原

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雹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

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决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

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讎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悴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古酒有箴緝熈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頹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秖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内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

之心術也

範遷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上言曰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洗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

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臽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言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詳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稲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

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

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

右正言兼侍講李大同上言曰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

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臣聞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則民命所關苟有可以救之者君子必盡心焉不若是則謂之無志於民可也周禮太祝六祈有嵾人禜門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漢晉梁隋曁唐皆遵用之不以為世俗祈禳

小數而忽之也然臣以為水旱之有祈禳猶拯溺之有救拯當急而不當緩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緩則災變成形無益於事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夙與不莫者言貴早耳古人之於民事皇皇汲汲而圖之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董仲舒之治江都史不載他事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見以此為先務之急矣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忱意感通宜其應之速也國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禮著于令甲

有司未嘗不舉而行然常失之遼緩赫赫炎炎苗將槁死而勤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慮殫為河而閉隂之典方舉其未然者固可及救然其所傷亦已多矣有民有社災已切近勇於行之不為晉越也而猶拘攣蓄縮視儀聽唱亦何為哉雖然水旱者隂陽而已救之者縱閉而已所謂縱閉豈止於城門開闔而已哉夫淫雨為沴者隂盛陽微之證也今朝廷之上明目張膽之夫少而宛舌同聲之士多此隂也邊鄙之

閭投石拔距之氣衰而棄甲曳兵之習痼此陰也田里之鬭擊壞鼓腹之音絶而疾首蹙頞之恨深此陰也光弼出矣而旗幟未見其精明勝之用矣盜賊不為之衰止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之易鎮僨軍之將斥之是也而使之扞城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幾有漢人之患匡衡罷奏庶官不對幾有唐世之風凡此皆陰盛陽微之證也微者不縱使之日消盛者不閉使之日長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氣哉此又祈

襟之大者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臣憂愛之深

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𠂊漈進故事曰乾道元年二月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

蠲兩浙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繫囚蠲福建寺觀歲輸

寬剩二年四月戊寅以淫雨爲沴詔侍從臺諫講究刑

政所宜以聞

臣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法祖敬天肇新初元與

天下更始德至渥也乃仲春之月一雨兼旬霖霪未

已聖心惻然憂民之憂遣使察獄捐帑賑貧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竊觀中興以来之治莫盛於乾淳而稽之史冊元年春以久雨避殿減膳次年夏以淫雨講究刑政夫以壽皇勵精為治之初君德初無絲毫之失而頻年苦雨如此壽皇切切然懼一政一事之間有以干陰陽之和者即此一念自可格天故終不能累乾淳之治者以此陛下初政罔匪大公杜貢獻之門絶憸壬之路皆為民生計也而陰沴之氣乃見

於清明之時何耶快活條貫日見施行天地生物之心也或者奉行不虔德意志慮猶未達於民歟聖恩汪洋仁及草木天地成物之仁也或者猶有沈鬱于下而不能自拔者歟禁法令所當禁欲民知重本也而京城游手末作者衆或困於衣食之無資平物價之未平欲民易養生也而在在物價騰湧每病於貿遷之無術不傷不困明主未嘗不欲躋世於治平而欲壽欲安人情終莫能盡遂也得無猶有乖氣致異

者歟不然有君如此淫雨何從而来耶方細民艱食計日以望二麥之登而今壊於垂成何以觧陛下為民之憂耶陛下謙遜未嘗御正殿未嘗享玉食之奉可無愧於孝宗皇帝避殿减膳矣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心為心詔内而侍從臺諫講求刑政之所宜外而監司帥守條陳民生之疾苦因其所已行而求其所未至一政一令果合人情乎人情悦則天意回矣然此皆目前顯然之憂也而隂陽消長之㡬又有大可

畏者焉今正人登進善類翕集方陽明用事而陰晦
乃爾是可不思其故乎陰為女子為小人以至四裔
盜賊皆陰也陛下力行通喪孝思罔極決無聲色之
奉所可慮者小人得無包藏乎四裔得無窺伺乎盜
賊得無竊發乎天其或者警吾君吾相使為持陽抑
陰之計無事而為有事之防歟凡此數端皆當上關
聖慮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陛下與二
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惓惓

宗正少卿趙景緯上奏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疊降而名器輕宫闈不嚴而主威褻横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随弛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縱於乞憐之甲詞緇黄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閽虣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栻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凝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隂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

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金章宗明昌二年參知政事張萬公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帝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来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帝曰卿等

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帝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

承安五年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平章政事圖克坦鎰上奏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

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禄溱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

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奥委而不習藻飾虚詞釣取禄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来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隐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辯矣

宣宗時天旱宣差河南提控完顔伯嘉上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為寃獄所致夫變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高汝礪輩之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也

元太祖征西域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左右員

外郎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赤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世祖至元二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平章政事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對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

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

世祖聞李治賢召問昨地震何如治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

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辯姦邪去女謁屛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帝嘉納之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齊履謙對曰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之之道大

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禳禱也

成宗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翰林學士承旨劉敏中等上奏曰切惟事有本末政有後先今摭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畧有七一曰畏天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邇凡一語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不敢秉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德而塞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用此道也二曰

敬祖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子孫猶菑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構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收附諸國惡衣非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欽惟陛下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蓋嘗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

用官一人則必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静整勅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自然修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悦而天佑響答福禄日臻邦基益固矣三曰清心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繆悞乖戾之患況四海之廣萬幾之微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盖水必

止乃可以涵物象鏡必明乃可以别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静一不遷之謂也若聲色之娛宴飲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訣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為本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四曰持體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耳人君任宰輔

以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矣夫上下正政令一賦斂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恐懼皆思為己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名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之有哉五曰更化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絃更張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歟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歟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厲歟宜敕有司詳校一歲錢穀所入幾何所出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如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財用必足矣

又詳校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者幾何任廻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絶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内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為惡而惡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而或巧圖復用老病謝事常理也或戀不忍去至有貪欺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習成風不知

有恥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勵名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吏化之大畧也三者果吏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吏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之難守之之難也惟聖天子以畏天敬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六曰察吏治官府之設本以為民然而民弗蒙惠者豈非任職之人廉正者恒少而貪邪者恒多歟恒少者宜培植而反摧抑之歟恒多者宜簡除而反擁護之歟何以知其然也夫

廉正者仰不能悅上官而復或忤也憾怒畜矣俯不能媚奸民而又常戢之怨憎積矣故舉一事則沮於上行一政則謗於下奸人乘釁猾吏授計扇黨搆誣譁然訟之蓄怒者得以折辱求索鍛煉而成其罪夫以搢紳廉正之士一旦屈膝受誣置對於無賴之小民縱萬一得解而風槩掃地矣彼貪邪者於上則先意以希合於下則越禮以求媚贓賄狼籍無由敗露憲司上司佯為不知安然秩滿給由而去乃且奔走權要徼取優等擢授

美官是廉正者少而益少貪邪者多而益多也嗚呼所謂實惠者將孰從而致之哉夫源清則流清本治則末治宜端本澄源特發嚴令戒敕內外官吏皆當洗心易慮奉公為民所在憲司及上司衙門毋敢抑正容姦務要精詳察舉其治行超衆者增秩賜金如漢世故事貪鄙尤甚者黜竄不齒憲司或失察舉亦行論罪如是良吏日多奸吏日少官府立而政化行惠及民而災變息矣七曰除民患公家百須皆民所出取之有法民不知

病今夫夏絲秋税乃其常賦和買和雇官皆給價宜無所病者然和買和雇名件不一騈至疉出責辦須臾故和買必至望户科着貪吏憸人得緣為姦易新鈔為爛鈔者有之給價撙除者有之緣指其物惡賂焉而受者有之預嚇以多買而取賂者有之受賂當買之户而移之下户者有之而又追呼停留費用過當民不勝擾矣其和雇則十車之運而為百車之雇有車之家闔境追攝必賂而後免故和買和雇姦民之利而細民之病也

今後一切和買和雇憲司必須密為體察仍許諸人首告似前犯者痛行追斷監臨有失防禁罰俸摽過甚者降等憲司不察同坐惟後止於大都將年例和買段疋絲絹等物預期張立榜文各開色樣幅尺麄細輕重添價收買仍許中買塩引商旅四集旬月可辦不惟省減脚力防押官兵及免水火盜賊之虞實永絕姦人因公規利害民之弊若慮或有躭悞且可內外分買若大都果便来歲通行斯亦惠民弭災之切務也

英宗至治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太常禮儀院經歷曹元用上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䘏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至於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朝廷咸是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集賢大學士張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

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詣上都奏之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横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禄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諂附權姦實勒們及孽幸伊埒薩巴之徒

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賔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們等恩義相許表裏為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内有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絶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盛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没其家終以遺患搆

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所由来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寅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特克實之徒既伏其辜諸王阿勒台布哈博囉伊埒

特穆爾綽羅布哈烏魯思布哈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
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
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强盜刼殺庶民其同情者
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阿勒台帋哈
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
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
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
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

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
馬畜産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
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
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
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今死者含寃感傷和氣臣等議累
朝典憲闡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
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濟里前太尉布
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

稱奉吉令鷹師强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産自
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
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夫京師天下
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
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宜以濟里布哈付刑曹
鞫之中賣實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
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懐憤怨臺察交言且所
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

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强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斡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布迪音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

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賣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刹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

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駭驚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刱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辯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等枉遭特們德爾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

止酬以直即與再罹斷没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寃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强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觧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寃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録結正重

刑踈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户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為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户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爾等又獻利於實勒們掓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

司既而内正少卿䰠按達拉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廪
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
當為昭雪特克實弑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延呼哩院
使特古斯皆以無罪死未褒贈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
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托卜堅布哈之屬皆
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
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寃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
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

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為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散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縁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鋭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虚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勅中外軍

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溆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鄂爾多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别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徳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

斡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為本不貪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

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臣

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和托齊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為令兵戎之興

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不郎盜始者刼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勅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

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喇卜濟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

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税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税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户特們德爾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令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産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絶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

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絶俗為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壊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罷以舊制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顔喜悦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

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産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寃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

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

文宗天歴二年御史中丞史惟良上奏曰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蠹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順帝至正二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上奏曰京畿去年秋

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盖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延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郯王之獄雅克特穆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瘞具庶幾可以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順帝在位每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翰林學士承旨

庫庫乘間上奏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矣

蘇天爵上奏曰蓋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國家消弭天變感格人心之至計也洪惟天朝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涵育羣生或遇災異猶思修省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祖宗畏天愛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河北山東旱蝗為災遼陽江淮

黎民之食方此春夏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歲事何望夫天之變異蓋不虛生將恐人事有乖和氣當是之時國家正宜訪求直言指切時政矧在早職忝居言官豈容緘默伏願朝廷哀矜黎民誕敷實惠更新庶政勿示虛文庶幾消弭天災感名和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賞罰者國之大柄朝廷紀綱繫焉故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綱紀

必蘼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雖人君不得而私也况左右臣鄰敢擅威福
而為之乎竊聞近日以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
功者覬覦以希賞有罪者僥倖以求免中外聞之
竊議傷嘆誠恐刑政從此漸蘼紀綱自此日紊勞
臣何以示勸姦人無所警懼矣伏願自今以始凡
官賞刑獄敢有交結近侍互相請托恣為罔欺紊
亂政治者嚴行禁治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官

所以叅贊宰臣決理政務若有不思奉公守法阿容苟從并許究問庶幾賞罰攸當刑政肅清雍熈之化可坐而致矣

一節用愛民有國之常經令朝廷用度不足弊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内外帑廩皆未充贍夫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既傷其財民必罹害故愛民必謹於節用也盖國家財用責之户部户部責之運司州郡州責之縣縣責之民

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
怨之氣上干天地陰陽之和此水旱災變所由作
也宜從朝廷專命中書省官二員責督戶部詳定
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裁官吏之冗
員減僧道之好事凡百用度務令撙節庶幾國用
既充民無横斂感名和氣莫急于此
一遇災知懼聖賢之明訓昔之有國家者凡值凶荒
災異必減膳徹樂側身警畏憂恤元元惟恐其不

至也蓋天災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於此時何忍
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来朝廷無
事待遇勲臣固為優厚然而宴享太頻財用不能
無費夫珠璣國之重寳馬政國之大事今宴享必
以殺馬為饌珠璣為花誠恐習俗成風奢侈日甚
費財擾民有損國治矧當災異洊臻尤宜警懼以
答天意今後内外百司凡有必合筵宴一切浮費
奢靡之物並宜裁節禁治是亦恐懼修省之一事

也

一在古有訓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蓋言人之為善為惡殃咎各以其類應也後世佛教既入中國始言人能修奉佛事輒獲福利小民信之或不能悟甚至有國家者傾其府庫捨施金帛供佛飯僧唯恐不至然其徵驗蓋可覩矣是以中外之臣言其可罷者十常八九而國家崇信方篤不忍遽已邇者檢政院臣以府庫不充金帛不給啓奉懿旨凡在

興聖宫常例好事一切罷止令朝廷政教惟新方

圖孝治宜體東朝之意凡大内常例好事宜權停

止豈惟制節浮費有裕于國財庶幾不惑異端有

關于政化也

一建官分職本以為民官冗事繁適足害治蓋古者

爵禄所以待賢才熙庶績非以供人之欲給人之

求者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

定員而無曠職故官無苟得人無倖心洪惟世祖

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詳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歲以来官府日增選法愈弊俸禄既廣事功益隳夫文翰之職既同何為復列數職造作所司既一不應又置數司掌軍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太重複至于屬官羣吏員額雜冗支俸食米内外繁多若不早為裁減日久愈難沙汰夫科場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令史屬出身一日不知其幾即目中書類選已有積年不

調之苦孰思數歲之後吏部選又將奈何宜從都
省早為聞奏照依至元定制合併裁減不惟省去
冗員清選舉之方亦以制節浮用為裕財之道
一命郡縣之官唯欲圖治班田禄之制所以養廉今
國家設官固有高下之列須禄當無厚薄之分然
而朝廷卿士俸廩既均郡縣公田多寡不一亦有
剏設員闕逐月止請俸錢故廉者奉公凍餒其妻
子貪者受賄辱及其宗親各處雖嘗申明其事主

者但言設置已久廉吏嗟嘆無可柰何宜從戶部行移取勘各處所闕公田於係官田內均行標撥豈惟廪祿惠及官吏之一家庶責廉能治洽郡縣之兆姓

一錢幣之制在古所以惠民鈔法之行歲久不能無弊盖米粟布帛養兆民之本錢幣鈔法權一時之宜故法久必更理當然也昔者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中統交鈔其後又行至元寶鈔夫行之既

久真偽不無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爰稽
造鈔以來元額已踰數倍以致鈔日益虛物日益
貴民庶有倒鈔檢鈔之擾官吏有監鈔燒鈔之害
欲救其弊理宜更張洪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始
命尚書省更行銅錢本欲復古以便民未聞有妨
於國計蓋因至大已後一切矯枉太過因併銅錢
遂亦不用夫行封贈所以勸忠增俸禄所以養廉
禁干名犯義者厚風化之原減吏員月日者奬奉

公之吏是皆尚書省所行未聞人以為非何於銅
錢獨為不可況遠自唐漢近及宋金明君才臣皁
民之制皆本乎此矧今國家疆宇萬里錢幣之制
祖宗已甞舉行宜從都省明白奏聞令户部官講
究歴代鼔鑄之方用錢之制遠近便宜斷然行之
豈惟救鈔法一時之宜實所以遂民生無窮之利
也
一治平既久民獲奠居版籍既定田無餘畆盖山東

益都之境自昔號稱廣斥書所謂萊夷作牧是也
今國家平定蓋已百年户數土田悉有定籍邇者
姦人妄行呈獻凡民之田宅墳墓悉指以為荒閑
朝廷雖嘗差官覆實輒與符同不復考察夫既設
置官吏遂為會斂税糧幸因水旱為由不克收滿
元額民既無所控訴官亦無可柰何驗其一歲所
入之税糧僅足諸人所支之俸給既不能裕財富
國徒足以害衆擾民矧今山東黎民阻飢盜賊多

有誠恐因之別生利害欽覩天歷元年詔書節文有曰國家租稅自有常例今後諸人毋得妄獻田土違者治罪擬合欽依明詔將山東田賦總管府等衙門革去其百姓合納租賦並依舊制庶使一方之民咸獲有生之樂仰稱文宗皇帝發政施仁之盛德

一薄賦稅者治國之大經廣聚斂者蠹民之弊法夫以河南之地方數千里所輸稅糧已有定數先之

以劉伊木罕妄獻地土既已長流海南是無閑田亦已明矣自延祐以来姦人竊取相位欲興功利以固權寵輒以經理為名惟欲擾害其衆名曰自實田糧實是强行科斂朝廷深知其弊累降詔書免除有司失於奉行至今令民包納夫以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差稅之入悉有定制乃因興利之徒遂遺斯民之害擬合欽依累朝詔旨其經理虚樁之數並行革撥豈惟彰朝廷薄斂惠民之厚澤亦

以植斯民本固邦寧之遠圖

一國家之治當一視而同仁夫以高麗為國僻居海隅聖朝肇興首效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勤勞釐降公主蓋所以懷柔小邦恩至渥也比年以来朝廷屢遣使者至于其國選取子女求娶妾媵需索百端不勝其擾至使高麗之民生女或不欲舉年長者不敢適人憤怨感傷無所伸訴方今遼東歲歉民適告飢和氣之傷或亦由此今後除内廷必合

取索外其餘官員敢有不經中書擅自奏請取索

高麗女子及因使其國娶妻妾者擬合禁治庶幾

彰國家同仁之治慰小邦嚮化之心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營繕

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也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令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

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矣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
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
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

駟騑問誰賛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賛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

為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而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自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

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

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令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

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

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有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遂名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漢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

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旁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天下

所謂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畒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壊人

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夏旱帝大起北宫尚書僕射鍾離

意諸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宫室崇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宫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宫室崇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

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灾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靈帝欲造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

囿壊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悦遂令築苑

魏文帝時力修殿舍百姓勞役衞尉辛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

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興加連年穀

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宫室直諫者

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

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且解

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

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

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邱陵皆

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明帝即位營脩宮室蘭陵侯王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

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

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
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絶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勸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
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賔緝熈不作未之有
也
明帝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司空陳羣上疏曰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邉境有事將士勞

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景初元年愈增崇宫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光祿勲高堂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

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刋木前後歴年二十二載灾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令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令上下
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飢饉洊臻無以卒歲宜加慜
恤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
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
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
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
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
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

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

有人来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

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六況今天下凋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遏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

讐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捐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大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

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戒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時司徒掾董尋亦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

户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宫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魏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

景初閒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秘書監王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畆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没新穀繼荒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内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

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

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宫掖而為遠近

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
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明帝時棧潛以衆役並興戚屬疏斥上疏曰天生烝民
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
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
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既微降逮于
漢治日益少喪亂恒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
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

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
晏安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
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
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刋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
都圻之内盡為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
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
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
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

今宫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池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既扤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内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涖政周吕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

陜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閫

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時中書侍郎王基亦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

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撿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務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闚其户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令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宫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争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

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吴烏程侯寳鼎二年作昭明宫左丞相陸凱上表諫不聽重表曰臣聞宫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誡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宫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宫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位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

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髪生於鬢膚黄耇被於甲胄天下始静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令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徴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

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瑶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

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竟當愛育百姓何暇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不聽

中書丞華覈繼上疏曰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

之變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
晉穆帝升平中將脩後池起閣道吏部郎長兼侍中江
逌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
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
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
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
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
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

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剥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致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治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宫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

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如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
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
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
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
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
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
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
俯尋周孔其爲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

洽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漢主劉聰立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䳨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

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絶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懐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以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飢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内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鷀儀中宫新立誠

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

趙主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

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芭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宫彼其急也猶尚若兹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宫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

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主之於後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

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嶽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令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

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

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塜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泰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

後魏文成帝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

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孝明帝時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官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屠高九十丈剎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官鐫琢之勞因農之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

唐太宗貞觀四年將脩洛陽宮戴冑上疏諫曰比關中

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户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戍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来霖潦未止濵河南北田疋洿下年之有亡未可預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虗矣今宫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

帝覽奏罷役

時詔發卒脩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廵狩給事中張玄素

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

初平東都之始層構廣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虚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能復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

形勝不如關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

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亦實未宜脩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太宗作飛山宫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城中

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内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誅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絶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

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毁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宫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来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以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

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灾害既生灾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格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時公卿有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溼請營一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

豈宜下遷若遂來請縻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産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將為劉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觧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令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

少監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與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陛下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有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

深愧之又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必須禁末作傳曰彫琢刻鏤傷農事纂組文彩害女工自古聖人制法莫不崇節儉革奢侈又帝王凡有興作亦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復不作也古人云不作無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至於鏤雕器物珠玉服翫若恣其驕奢則危亡可

立待也自今王公已下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數十年間風俗簡朴財帛富饒無復飢寒之弊又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京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戒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無有怨叛而已

太宗時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

太宗末年軍旅數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敝充容徐惠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

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崐邱之役士馮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

戎去留懐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

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山藉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

斤斧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切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竒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内乃宸衷久察

無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艱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令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太宗甚善其言

高宗永淳元年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宫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甲歲駕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譴更廣營宫室勞役

不休天下莫不失望矣上不納

武后長安中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别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

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翅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
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
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
中宗景龍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匱左拾遺辛替否上疏
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
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
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
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令臣得言之陛下

聞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今計倉廪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禳飢饉矣帝不省

睿宗為公主造金仙玉真二觀替否時為左補闕復上疏諫曰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以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

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易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虚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侯功官必得雋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僣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以来

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諜諜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

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剥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釁然五六年間至於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泰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

亢旱成灾苗而不實霜隕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造寺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

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勑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

造寺營觀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冀其誤其骨肉不可不明

察也臣聞出家脩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恵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

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儌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其切直

時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黄門侍郎魏知古上奏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

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摇衆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

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
中書舍人裴漼亦上言曰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焦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為此發令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

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弊哉不報

代宗大歷二年宦官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

宣宗時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作清暑樓初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宫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别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内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遣

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崇韜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讐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懐今外患已除海内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黙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

聽

後晉天福二年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知制誥王曾乞罷營玉清昭應宮疏曰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愚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茍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洊膺

秘籙祚洪圖於萬載超戚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寳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秘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来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臣之

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説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民之大患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宫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切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官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頻煩經費今兹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

實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来然皆内帑費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難雖極豐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之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鼠竄郊廓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

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築衡冒
欝蒸假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卒痒雷電迅風拔
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似未承天地之明効
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閒符命之文有清淨育
民之戒今所脩宫閣盖本靈篇而乃過輿剖掘之功廣
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
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
回慮懲往念来詔將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輯寧羣品對

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宫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奇唯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乙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節謙大之德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靚西京

造太宗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𢧐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内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埸甫定邊庭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

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告方册是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静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盡良為此也唯臣出自幽隠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

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輙率庸妄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寛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靈宫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奸之黨無所閧竊議之口則徹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五